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十六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三年冬十月戊午朔命直史館李燾朋詳定百官
轉對封章

辛酉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吳中復知成都府 詔
皇城使瑞州團練使樞密副都承旨李綬立班在都承

旨之後宮苑使之前又詔樞密院諸房副承旨遷至第
一名及三期與左藏庫副使補外官舊例諸房副承旨
得第遷至都承旨至是都副承旨更用士人故立是法

日錄九月一日王安石韓絳並
薦李綬除副承旨當考綬邑里

判延州郭達言西界

將來關報賀正旦等使牒至未審許與不許收接詔達

作已意答以為嘗寇慶州不敢收接引俾

舊紀書以夏
人寇環慶詔

延州母納其使新紀
書詔延州無納夏使

集賢校理趙鼎言賊頃犯邊秉

常子母無所利特洪宥州首結明愛旺莽額倡之未能

肆其惡而人畜疲敝朝廷又絕歲賜勢力貧蹙上下攜貳向以梁伊特邁計繫送韓道喜於是旺氏與梁氏交怨正恐伊特邁謀中蒙愛請令邊吏諭虜如能禽致旺莽額結明愛及同謀首領來者朝廷賜予無所吝如此則彼腹心睽離雖有狡計當不得發若此二人至厚寵之以示餘酋宜各解體因而招橫山之衆不戰而屈人兵也陝西宣撫司言官私比之良馬蓋以官價賤乞應買馬州軍增價市之於是詔惟騾馬不增外其秦渭原州

德順軍見買大馬增價有差如價高商人不願中官者聽民間收買

癸亥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知審官西院謝景溫知東院司封員外郎直史館知東院蔡延慶知西院以景溫言嘗彈奏同知西院李壽朋之弟復圭知慶州邀功生事壽朋懷此怨嫌數蒙侵怒乞易地故也 職方

員外郎鄧綰為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綰故名維清雙流人舉進士高第累遷寧州通判上書言陞

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錢等法百姓無不歌舞聖
澤臣以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一路觀之見天下皆然
此誠不世之良法願陛下堅守行之勿移於浮議也又
與王安石書及頌安石大喜白於上使乘驛詣闕又累
詔趣之比至上使數人迎於中牟八角順天門詞候之
抵暮入門就舍詞候者夜飛奏於右掖門殿中進入詰
旦召對時慶州方有夏寇綰進呈邊事上問識王安石
否曰不識上曰今之古人也又問識呂惠卿否曰不識

上曰今之賢人也綰退見安石欣然如舊交安石問家
屬俱來乎綰曰承急召未知所使不敢俱來安石曰何
不俱來君不歸故官矣後數日值安石致齋陳升之與
馮京以綰知邊事奏除知寧州綰聞大恨公語朝士曰
急召我來乃使我還知寧州也我已語介甫甚不平朝
士問曰君今當作何官綰曰我不失作館職或問君得
無為諫官乎綰曰正自可以為之明日果有此命綰自
至京師不敢與鄉人相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汝

笑罵好官我須為之尋又命綰兼編修中書戶房條例

此據司馬光日記增入兼
編例在十月乙亥今并書

上批陝西一路就糧禁軍

昨定十萬人額自今春令監司分簡至今未奏簡退若
干見管若干況今用兵之初關中不稔若當招簡不可
後時令陝西河東諸路都總管司據土兵額闕數選兵
官往諸州軍速招簡及額 詔國子監書庫官差親民
及第二任監當人以右司諫直集賢院章衡言舊多權
要子弟陳乞職事不修故也

甲子雨水冰 南康縣尉李總為將作監主簿賞捕盜
功也 詔發運轉運司主管文字諸路掌機宜官聽舉
當入川廣人 京東路提舉常平司言轉運司有未償
內藏庫紬絹十四萬緡乞借充青苗錢候三年還內藏
庫從之 是日詔种諤赴闕初諤自隨州安置復西京
左藏庫副使商州都監會諤丁母憂諤初復官已是元
年十二月十二日
改秦州都監涇原秦鳳帥又交辟之皆不赴韓絳宣撫
陝西召諤問計策除知青澗城兼鄜延路鈐轄專管勾

蕃部事折繼世言於諤請築婁城且曰橫山之衆盡欲
歸漢大兵出界河南地可奄有諤遂與絳議由綏德進
兵取婁建六寨以通麟府包地數百里則廊延河東
有輔車之勢足以制賊上是其議故令入見

召諤據御
集餘則采

諤傳及墓誌十二月
二十一日免赴闕

丙寅慶州大順城本路鈐轄供備庫使梁從吉蕃部巡
檢供備庫副使趙餘德知城內殿承制郭需都監內殿
承制雷嗣文柔遠寨北路都巡檢左藏庫副使林廣蕃

官都巡檢西京左藏庫副使趙餘慶權駐泊都監禮賓使李克忠寨主內殿承制孫宗信監押東頭供奉官木信之蒞原堡東路都巡檢兼權本堡都監西京左藏庫副使姚兕權西谷寨主西京左藏庫副使張繼凝各遷一官餘轉資減磨勘年有差夏人入寇從吉等拒戰有功故也夏人舉國入寇環慶堡障皆被圍姚兕駐蒞原堡引兵出據險要又張疑兵諸山上使賊不得散掠境內間出奇兵擊之賊稍却明日益兵來攻甚急兕乘馬

而射凡三百餘發皆應弦而斃指裂流血而射不已更遣其子雄率精騎出自執旗從城上麾之賊不敢當即引而西攻大順城兇復往援城又獲全進文思副使此據

兇本傳附見

贈環慶路都監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高敏

嘉州刺史封其妻旌德縣君錄其子二人為左右侍禁一人為左班殿直鈐轄皇城使郭慶子二人並為右侍禁指使魏慶宗秦勅子各一人為茶酒殿侍

戊辰延福宮使武信軍留後石全彬卒贈太尉定武軍

節度使謚恭僖

己巳右武衛大將軍昭州團練使克顏領解州防禦使
克顏試詩易大義及論於學士院皆合格也 提舉陝

西常平等事太子中舍劉瑄為西京左藏庫副使環慶
路都監瑄以宣撫使韓絳薦其才故命易官而擢之

瑄為

陝西常平在二
年九月十二日

庚午判延州郭達言破西界新修堡寨畢有保捷軍士
王青以所獲首級與副指揮使劉興易取金釵未得自

首上批賣首級罪論如法仍復與當得酬獎 勅賜同
學究出身徐布言常平義倉所畜大約不過一千三百
餘萬則不及唐五分之一陛下仁民愛物遂遣使者分
詣天下行春秋補助之法而迂儒陋士難與慮始臣愚
願得權輕重為散斂之法以便貧民而抑無并願賜清
閑之燕得縷陳於前上批可召赴中書仔細質問是日
中書進呈寢之

此據御集所以寢之當考

辛未詔中書檢正官俸料如三司判官都檢正官益以

儻二人 三司言遇支軍糧日每倉選朝臣一員同軍職在倉門看驗布袋出戍軍家糧乞差內臣五員分定指揮覺察緣路侵欺并日詣一兩指揮點檢從之

壬申詣景靈宮拜天興殿朝謁奉真廣孝孝嚴英德四殿

舊紀

書朝謁景靈宮新紀不書今從實錄詳著之

甲戌提點陝西路刑獄高賦徙河東路罷轉運判官李師錫令赴闕提點河東路刑獄屯田郎中韓鐸京西路轉運判官太常博士李南公並徙陝西路光祿寺丞呂

大鈞為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皆從宣撫使韓絳所請絳言賦非明幹之材師錫昏懦不職故徙罷之大鈞大防弟也先是絳欲就用鐸為河東轉運使王安石不可既而上亦欲用之曰鐸點檢城壁器械事甚仔細安石曰朝廷遣鐸往點檢仔細乃其職分鐸處置常平事極乖見方被劾豈可使遷擢上曰須以諸軍通計豈可專為常平一事黜陟人安石曰臣但見鐸處置常平事乖方可黜即未見鐸措置他事可陟陛下似未察臣用意

臣豈以議立常平法遂欲專以常平事黜陟人常平法
於天下事特萬分之一臣所以事陛下非以議立常平
一法為事業也陛下似未察臣用意安石嘗進所著洪
範傳上手詔答之及奏事罷因留身謝上曰曾公亮年
老且去朕方以天下事倚卿卿不得謂朕不知卿

九月十三

日公亮已罷

安石復為上言鐸事曰今內外同為苟且慢法

玩令其治之不可不急若方以慢法玩令被劾即遷擢
人何所忌憚為天下如醫方若寒時雖純服烏頭附子

硫黃不為過熱熱時雖純服大黃朴硝不為過寒陛下
當察時病所在而勸沮其緩急不可以不應病也上乃
不用鐸於是絳出使陝西因請從鐸上既從絳請又以

手札促鐸赴任

促鐸赴任按御集在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鐸初以權知曹州除河東憲在二年

八月初八日今并書洪範傳或於此附見一二九月壬子亦可附

知桂州潘夙言主

管邕州溪洞文字蔣舜俞近到任即建白欲取交趾恐

致生事乞改授舜俞廣南東路差遣從之

三月末王安石云云可考

乙亥韓絳乞差著作佐郎呂大忠等赴宣撫司以備提

舉義勇從之

絳乞差駕部員外郎馬杞秘書丞劉拱殿中丞樂渙及大忠凡四人據明年五月四

日罷分教義勇所辟官凡八人此蓋未全今並削去止存大忠姓名明年五月四日並罷八人者

絳

又言今將義勇分為七路延丹坊為一路邠寧環慶為一路涇原儀渭為一路秦隴為一路陝解同河中府為一路階成鳳州鳳翔府為一路乾耀華永興軍為一路逐年將一州之數分為四番緣邊四路十四州每年秋冬各用一番屯戍近裏三路十二州軍即令依此立定番次未得逐年差發遇本處闕少正兵即得勾抽或那

往次邊守戍從之當秋季者自八月一日當冬季者自十月下旬各須滿三箇月日放廻周則復始仍將季分底換差發時以西賊作過多在春秋當冬季者改作春季自正月十五日至三月終放廻

義勇分路據會要在十二月今并書或移

見十一月五日七月八日蔡挺五番事可考

丙子敕工部郎中直龍圖閣知慶州李復圭擅興甲兵討蕩羌境致夏人畔亂擾我塞陸種落凋荒膏于原野可責授檢校工部郎中保靜軍節度副使不簽書本州

公事先是御史知雜事謝景溫言西羌擾邊環慶城堡皆被其害緣復圭邀功生事致一路之人坐受塗炭竊聞復圭自為統帥以來數行剽掠偏師二十餘出遂使外國怨憤舉國內侵士卒死傷邊民流離皆復圭所致昨詔鞠於河中府既又聞貸其罪如此則朝廷之法不行邊臣得以自恣為生民之害非細事也夫王者之師信義為本向使復圭雖有克捷之功而失信義猶不足取而況輕敵損威傷財害民如此之甚乎乞下宣撫使

韓絳體量致寇之因考覈傷夷之數重行黜陟以警邊

藩時已下本路體量既至而有是責

此據墨史新舊紀並書復圭以擅興

罷

韓絳上章乞赦復圭詔答曰復圭才智雖有足尚者

但此舉類多欺詐以至魚肉生民殺戮將校職其從來皆復圭之故省所論奏朕再三思之未克從所請深諒

忠誠當體朕意

此據神宗寶訓

御史臺言奉詔定奪秀州軍

事判官李定所生母亡當與不當追服看詳庶子為父後如嫡母存為所生母服總麻三月仍解官申心喪若

不為父後為所生母持齊衰三年正服而禫今以流內
銓并淮南轉運司取定親鄰人狀稱定廼仇氏所生仇
氏亡日定未嘗申乞解官持心喪止是當年稱父八十
九歲迎侍不便乞在家侍養即未見定為所生仇氏解
官持心喪今定乃言仇氏亡日有鄉人私告曰定之所
生母定請於父父曰非汝所生母當日以不得父命而
又有鄉人私告之語緣此自疑遂不欲仕止解官侍養
名雖侍養實行心喪之制然定復有此自疑為說即是

當日未有果決緣心喪之制本繫孝子之情若當日未明仇氏為所生既無母子之恩何緣乃行心制今轉運司據鄉鄰人稱定實仇氏所生益明合依禮制追服總麻三月解官心喪三年如定稱實非仇氏所生牽合再有辭說乞自朝廷別作施行詔定改太子中允其鄰人李肇等稱仇氏是定所生母令淮南轉運司勒令分析的確照驗以聞

要錄云既而知雜謝景溫言定嘗言李肇乃嘉祐七年僦居之隣難以取信檢

會定元狀稱有鄉人私告定是仇氏所生但使定供鄉人姓名令轉運司根究必見情狀於是詔淮南轉運使

取問鄉人的實事狀以聞
十一月五日謝景溫云云

太常博士陳箴為西上閤

門副使知欽州續訪箴權廣南西路幹轄邕州駐劄

續詔

據會要御集一百五十一卷樞密院奏差西上閤門副使知欽州陳箴往廣南西路經略司與潘夙及轉運司同共體量相度公事了日未審令自齋赴闕為復商量了且具狀入遞奏聞御批如有須合面陳說事件即令赴闕熙寧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醫學溫果奏處置交趾事御批所說極有可採宜速相度聞奏熙寧三年十一月十五日進呈訖溫果差往廣西同陳箴勾當公事因甚至今未與付身文字可只今助會仍劄與令到彼每事與陳箴商議熙寧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司馬光日記十一月十三日押班李若愚廣西勾當公事交趾叛將有率衆來降者若愚曰此不可受可以違決不必往彼也二十一日太博陳箴換西閤副使知彬州李若愚更

不知廣西只今歲體量邊事四年三月二十二日王安石日錄上不欲用陳箴為邕州以與蕭注不相下余以為注陵之故致此上欲以箴知欽州前一日南廳議移桂州經略於邕州恐交趾反側且俟交趾入貢乃議移經略今且以蘓緘知邕州上許之按陳箴知欽州乃三年十月二十日恐日錄誤編排當考

判延

州郭達言延州西路都巡檢賈翊等入西界與賊戰有功應賞詔優等使臣遷一官仍減二年磨勘第一等使臣并蕃官副都軍主殿侍大將軍各遷一資第二等第三等減磨勘年有差詳定編敕所言嘉祐刑定編敕官以二年為任五年為兩任乞自今應刑定官每月各

修敕十條送詳定官如二年內了當不計月日並理兩任如有拖滯雖過二年亦理一任從之

此據會要三年十月十九日所

書增入二年五月十七日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可考

戊寅以宰臣陳升之母卒輟視朝詔升之母歸葬潤州差內臣一員緣路管勾歸葬所須並從官給

韓絳言

近詔陝西轉運司體量本路通判知縣若加精選絀免必多候朝廷差填不惟闕官日久兼恐常調未必得人乞令監司於本路待闕得替并近下資序官內擇材連

名奏舉便令權攝支與本任俸給到任治狀可取即充
正官從之 樞密院言諸路走馬承受使臣春秋赴闕
止是於經略安撫司取索管下城寨平安狀進呈詔河
東陝西令親詣城寨取索所至留一日不得飲宴著為
令 詔太平常州茶鹽酒稅務增京朝官一員同監
從發運司請也

已卯前知秦州右司郎中天章閣待制李師中落天章
閣待制降授度支郎中知舒州秦鳳路都鈐轄皇城使

帶御器械向寶落帶御器為本路鈐轄著作佐郎王韶
降授保平軍節度推官依舊提舉秦州西路蕃部及市
易司初遣王克臣李若愚按師中及韶所論市易利害
及闕田頃畝克臣等奏與師中叶朝廷疑其不然復下
沈起起奏韶所說荒地不見的實處雖實有之然於今
未可檢踏召人耕種恐西蕃諸族見如此興置以為朝
廷招安首領各授以官職料錢令獻納地土人情驚疑
則於招安之計大有所害欲乞權罷墾田之議俟招安

諸蕃各已信服人情通順然後為之未晚於是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言近聞起體量甘谷城弓箭手地稍多乞候邊事稍寧日根括施行緣韶元奏自渭源城至成紀縣沁河良田不耕者萬頃乞擇膏腴者千頃歲取三十萬石濟邊儲今甘谷城去渭水遠非韶昔所指之處乃以此為名避當日欺妄之罪昨克臣若愚嘗奏無此閒田竇舜卿亦稱但打量閒田一項四十三畝興起所奏各有異同而起亦徇韶之情妄以他田為解附下罔

上乞降韶元狀遣推直官一人往體量就推劾如有矯
偽重行譴責御史薛昌朝亦言韶妄進狂謀邀功生事
今起體量多與克臣等不同兼起妄指甘谷城地附會
韶言乞以師中前後所上文字及克臣起等節次體量
事狀付有司推劾各正其罪時中書謂起未嘗指甘谷
城地通作韶所言地之數而師中寶前在秦州稽留朝
旨奏報反覆寶與韶更相論奏各有曲直韶以妄指閑
田特有是責其後知秦州韓鎮按視乃言實有古渭寨

弓箭手未請空地四千餘頃仍復韶官如故

復官在四年六月二

十三日其本末見彼舊紀書知秦州李師中奏報反覆害王韶功落天章閣待制以度支郎中知舒州新紀削去其削

工部郎中直史館李壽朋太常博士集賢

去非也

校理同知諫院孫洙並兼直舍人院集賢校理鄧綰同

知諫院 詔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兼侍讀集賢殿修撰

范鎮落翰林學士依前戶部侍郎致仕先是鎮奏乞致

仕曰臣近舉蘓軾諫官蒙御史劾奏又舉孔文仲應制

科蒙下流內銓告諭令歸本任職臣之故上累聖德下

累賢才臣無面顏復齒班列望除臣致仕仍不轉官以
贖軾販鹽誣罔之罪及丈仲對策切直之過不報又奏
軾治平中父死京師先帝賜之絹百匹銀百兩辭不受
而請贈父官先帝嘉其意贈其父光祿寺丞又勅諸路
應副人船是時韓琦亦與之銀三百兩歐陽修與二百
兩皆辭不受軾之風節亦可槩見矣今言者以為多差
人船販私鹽是厚誣也軾有古今之學文章高於時又
敢言朝廷得失臣所以舉充諫官今反為軾之累臣豈

得默默不為一言又文仲對策中外皆言其切直設有過當亦由小官踈外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以直言罪之是罔天下忠直而納之罪罟豈不為聖明之累乎陛下聰明睿智欲為堯舜湯文之所為而乃拒忠諫惡直言臣竊惜之乞明辨軾之無過恕文仲之直言除臣致仕最後奏曰臣請致仕已四上章歷日彌旬未聞可報緣臣所懷有可去者二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負二可去重之以多病

早衰其可以已乎今有人言獻忠與獻佞孰是必曰獻忠是納諫與拒諫孰是必曰納諫是蘇軾孔文仲可謂獻忠矣陛下拒而不納是必有獻佞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是壞人倫逆天理也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李天臨蘇頌諫院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下七路拊撫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

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以此事理觀彼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陛下聰明之主其可以逃聖鑒乎惟審思而熟計之朝廷所恃者賞罰而賞罰如此如天下何如宗廟社稷何至於言青苗則曰有見效者豈非歲得緡錢數十百萬緡錢數十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民猶魚也財猶水也水深則魚活財足則民有生意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欲竭其水也今之官但能多散青苗急其期會者則有自知縣

擢為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急進僥倖之人豈復顧陛下
百姓乎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
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
下多矣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在不測然臣當以忠
事仁祖仁祖不賜之死才聽解言職而已以禮事英宗
英宗不加之罪才令補畿郡而已所不以事仁祖英宗
之心而事陛下是臣自棄於此世也臣為此章欲上而
中止者數矣既而自謂曰今而後歸伏田間雖有忠言

嘉謀不復得聞朝廷矣惟陛下裁赦早除臣致仕王安
石見之大怒持其疏至手戰馮京謂安石曰何必爾安
石命直舍入院蔡延慶草制不稱意更命王益柔而安
石又自竄改其辭曰鎮頃居諫省以朋比見攻晚實翰
林以阿諛受斥而每託論議之公欲濟傾邪之惡乃至
厚誣先帝以蓋其附下罔上之醜力引小人而徇于敗
常亂俗之姦稽用典刑誠宜竄強宥之田里姑示寬容
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聞者皆為鎮懼鎮上表謝其

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
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
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司馬
光預作鎮傳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
不及也

舊紀書范鎮以附下周上援引小人落翰林學士致仕新紀削去其削去非也

詔遙

郡刺史團練防禦使三等第遷並理十年磨勘餘如舊
制以同知審官西院李壽朋言見管皇城使三十餘員
多領遙郡而尚令磨勘例改遙郡刺史團練防禦使名

每進一官增俸錢五十千又增祿粟雜給殊為優幸如令更不磨勘又緣在後行郎中之下品秩太卑臣愚欲乞於皇城使上別置使名二等視中行前行郎中量加俸錢序位次昭宣使於東西班前對立遇磨勘不以內外使臣並令序轉如遷盡令置使名即依文臣至前行郎中例止其遙郡刺史仍限員數比類少卿監序遷其遙郡團練防禦使更不序遷並從朝廷非次賞功擢任故有是詔

庚辰信豐縣尉鞠經為大理評事賞捕盜功也 知慶

州王廣淵言河東礬鹽為利源之最乞於河東京東河
北陝西別立礬法置官提舉罷巡促使臣委巡檢縣尉
收捕朝臣一員往來提舉詔光祿寺丞楊蟠乘驛同逐
路轉運司相度利害以聞後蟠等言坊州宜君縣平臺
鄉其地自來產礬官司雖嘗置場收買然以民間私礬
數多商人不願就官筭請今欲招置鑊戶令量官所用
多少限定戶數收買其商人所筭請許令於陝西州軍

北至黃河東至潼關并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光化軍為
界以鑊戶立為保甲遞相覺察告捕不得私賣及越界
至如違並依私白鑿條斷遣給賞仍乞令轉運司舉官
一員監當如官司敢以捉獲私鑿妄名夾雜故減斤重
者以故出入人罪論並從之

本志同

壬午詔潁州進士常立就試舍人院以侍御史知雜事
謝景溫言立行義修潔昨預登遣以疾不及試故有是
命立秩子也 樞密院言諸路有功將士多不依元降

賞格速定奪聞奏慮淹遲啓倖詔陝西宣撫司指揮逐路經畧司並依行軍賞格施行

甲申詔工部郎中直舍人院李壽朋展磨勘二年坐前知滄州令諸縣截留贓罰賞錢預均配百姓小麥黃米入公使及回易取利置陳設器物兼與通判劉叔寶互論舉而壽朋又妄申中書自以為不當坐罪雖經赦降而販易公使法不該免故有是責

乙酉京西轉運司言州縣人戶昨添差為鄉弓手後別

無捕盜日限止是歲集縣尉司教閱一月放散其所置
隨身器械入官架閣令全免戶下賦役深為僥倖詔京
東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添差弓手並放罷
添差弓手當考其始二年六月八
日富弼曾公亮不肯即罷當參照

渭州言昨罷保毅

應役止令一名納錢三千今據平涼等縣狀保毅元置
年深多非本戶正丁並各貧下乞免納錢依舊給修城
諸役詔每名減錢一千初咸平五年李繼遷叛西陲用
兵遣侍御史吳禧與陝西轉運司閱緣邊丁壯得六萬

八千七百號保毅軍給資糧與諸軍分戍保毅之名自此始至治平中置陝西義勇乃令環慶路保毅並撥為義勇鄜延路或為義勇餘仍舊而秦鳳涇原路籍保毅者猶五千餘人至熙寧二年薛向等言兩路保毅並於地畝上科差歲久止有租名初無正丁皆是臨時衆戶依地畝合錢雇庸充役每典賣地土即開坐所科保毅分數隨契推送謂宜盡免保毅應役止令輸錢以備修城征行庸直從之至是以所輸重民不以為便故又令

損其數

兵志第三卷陝西保毅熙寧四年詔廢其軍今附此

詔入內侍省內

侍都知押班歲滿當遷自今今樞密院施行 詔信州

茶鹽稅泗州僧伽塔秦州柴墟口岸睦州酒稅江寧府
織羅務隰州溫泉稅舊差內侍監當自今並令三班差
人上語輔臣以課利場務不欲令少年宦者與其間故
也

丙戌著作佐郎館閣校勘王存大理寺丞館閣校勘顧
臨著作佐郎錢長卿大理寺丞劉奉世同編修經武要

略兼刪定諸房例冊仍令都副承旨提舉編定上曰存等皆館職不欲令提舉可改為管勾

通略云存丹陽人臨會稽人

奉

世啟子也

陝西宣撫司言邠州振武長行楊元與西

賊鬪重傷恐

遂為廢人已令邠州給半分糧賜終其身

詔自今諸軍

因與賊鬪重傷致成篤疾廢疾者並給小

分請受終其身

願放停者聽

詔諸路見闕兵馬都監

處如未有本等合入人即於選差一州駐泊都監內差

管勾本路都監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十八

詳校官檢討

臣

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

臣

吳壽昌

謄錄貢生

臣

吳壽康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十七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三年十一月戊子朔詔河北饑民流徙京西令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責州縣官多方賑救存撫察苛擾昏耄弛慢不職者以聞

己丑詔濱州劉蒙處州管師常閬州雍之奇賈縕嘉州

李遠衢州周穎齊州胡鄆並賜進士出身太原府李杭
田籍張田忠州譚立之眉州孫潛劍州陳舜岳大名府
尚景純漢陽軍竇恂並同進士出身眉州任通夫邢州
國採荆南伊瑒普州雍林宗臨江軍程禮廣濟軍周叙
並授試校書郎先是南郊赦書訪求節行才識學術之
士諸路監司以蒙等應詔送舍人院試而有是命舊紀書官
敦遣之士二十二人新紀改為節行之士 減同陝二州駐泊都監各一官
上以西鄙用師兵多在邊而內地官冗故也 禮院言

袒免親出任外官宜著姓若降宣勅或自上表及代還京師即止稱皇親不著姓從之

庚寅御史臺言舊制百官臺參辭謝自來於朝堂先赴三院御史幕次又赴中丞幕次拜揖得以體按老疾之人今止於御史廳一員對拜不惟有失舊制兼恐不能公共參驗請如舊制遇放常朝即詣御史臺從之先是御史王子韶請改臺參法既許之至是御史臺復以為非舊制遂復如故

辛卯御史薛昌朝言陝西河北路今歲秋夏饑民就食於商虢襄鄧等州知商州吳世長殊不存恤至今市人

閉糴詔陝西宣撫轉運提點刑獄司體量以聞

吳世長究竟當

此附

江淮等路發運使薛向等言通潤秀州漣水無為

軍各有發運司所轄課利倉場通泰海潤秀州知州乞自堂選漣水無為知軍通潤秀州通判乞令本司選舉從之

壬辰上批陝西宣撫判官呂大防管勾機宜文字李清

臣近除中書檢正官其勅告入遞給付以示選任之意

從韓絳所請也

從絳請據御集

詔舉人期喪滿三月聽就試

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言臣近嘗定奪李定追服所

生母事朝廷已除定太子中允下淮南轉運司令鄰人

李肇再具析仇氏是與不是定所生母竊緣定嘗稱李

肇乃嘉祐七年僦居之鄰難以取信今朝廷雖再取肇

詞定必不肯為信檢會定元狀稱有鄉人私告定仇氏

是所生母而父堅以為非但使定具鄉人姓名令轉運

司根究必見情狀況定追服繫於禮教朝廷務在考實
非有所偏臣之愚衷亦欲盡是非之理故取定說擇其
可證之人乞朝廷用此推究詔淮南轉運使取問鄉人
的實事狀以聞

十月十九日問李肇

詔陝西緣邊四路蕃部所

負貳糧並特蠲放判延州郭達言陝西義勇赴緣邊

戰守自今令自齋一月口食與折將來戶稅若不能自
備聽於起發州軍請口食一月齋行從之已而韓絳言
逐人已官給乾糧及隨身衣裝等物若更負重恐於

人情非便上批昨鄜延已累行之頗聞公私以為利乃
詔義勇免附帶乾糧令自齎口食與折稅如達所請

癸巳管勾鄜延總管安撫司機宜文字太常博士集賢
校理趙鼎權同發遣提點陝西刑獄時韓絳方議大發
兵取橫山高言大兵過山界皆沙磧乏善水草又無險
隘可以控扼臣竊危之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戶處之
生地不先儲待不建城寨則難以安集今夏國屢為西
蕃攻擾必欲乘虛破賊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

招降不然勞師遠攻未見其利也

高論出兵未見其利據本傳及墓銘皆在

除憲後今附此

陝西路都轉運使沈起言涇原路熟戶蕃部

闕食蒙給度僧牒五百賑濟乞更賜五百以分濟鄜延

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從之

二紀并書蠲陝西蕃部餘糧

詔審刑院

大理寺同看詳重贓併滿輕贓法意定歸一議審刑院

言犯色目各別之贓不待罪等而累併不惟引用入重

顯於律義難通乞且依久來條例為定大理寺言律稱

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若罪法不等者即以重贓併

滿輕賊各倍論累併不加重者止從重看詳律意蓋為
頻犯賊罪者不可用二罪之法以重者論故令積數以
科罪為非一犯故令二赤得一赤之罪此從寬之一也
雖令倍論然有六色賊名輕重不等若兩色以上者不
可累輕以從重故令併重以滿輕特將重賊改從輕賊
之法此從寬之二也若以重併輕後加重則止從一重
蓋為進則改從輕法退亦不至容姦義理昭然殊無可
惑緣審刑院為據疏議內假設之法皆是逐件罪等故

令須得罪等方許累論本寺以謂疏議所設止是一時
命文如此非謂須得罪等若據罪等者盡數累併不等
者止科一贓則恐知法者足以為姦不知者但繫臨時
幸與不幸原情立禁恐本不然以此異同不可定歸一
議上是大理寺議從之 雄州言提舉常平倉司裁定
差役各已立額本州兩縣額外有弓手十八人當在減
數人人材武可用願聽存留上批速依所奏仍詔自今
兩地供輸役人無令一例減省

甲午以明法王袞為編勅所看檢供應諸房條貫文字
從詳定編勅所請也 陝西常平倉司奏乞應係自來
衙前人買撲酒稅等諸般場務候今界年限滿更不得
令人買撲並拘收入官於半年前依自來私賣價數於
要鬧處出榜限兩箇月召人承買如後下狀人添起價
數即取問先下狀人如不願添錢即給與後人不以人
數依此取問若限外添錢更不在行遣給付之限其錢
以三季作三限於軍資庫送納乞下本路遵守施行從

之此據瀘州編錄冊熙寧五年二月十五日刑部帖載
二年十一月七日中書劄子今附本月日此月九日
可并考初撲買坊場實錄未見的月日遍天下撲買則
在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食貨志云酒麴之利視他入為
最厚惟西京售麴而已酒舊禁私釀官置務釀則設官
監臨或不設官即以酬衙前凡衙前役於公悉多賠費
隨其多寡酬以酒務使取釀利補其勞費然吏因緣誅
求衙前至破產逃亡釀利不足以償公私困敝熙寧三
年始命應酬衙前場務皆官自賣之歸其財於常平司
凡衙前賠費與吏之誅求悉為之禁衙前隨役輕重悉
賞以官自賣場務之錢又賦之祿民始免重役破產之
患奉公出力者得祿以養而場務之利收其贏餘又以
祿在公之吏馬其法募民願買坊場者聽自立價實封
其價狀告為局鑰納期啓封視價高者給之後朝廷所
增內外吏祿歲支緡錢百餘萬緡取具馬此食貨志所
云不得其撲買坊場的月日因陝西倉司奏請始附見

須別
考詳

乙未中書編修條例所言京朝官以上丁憂服闋舊給
勅告今請見任兩府官如舊制外文武官大兩省待制
正任刺史以上有司檢舉聞奏止降詔書或劄子餘所
屬移牒令赴闕參見更不別給勅告臣僚陳乞親屬差
遣付有司依法注擬三司年例合科買物色其可減省
止令在京買之或歲計物須至下外州軍科買者著為
定式如式外不時而科買者須奏定旨刑部定奪酬獎

其非轉官循資堂除差遣減年磨勘者直牒審官等處
施行訖以聞其使臣公案並歸樞密院斷放內有文臣
使臣共二案者即於中書斷訖委大理寺節畧具使臣
所犯及刑名申樞密院照會使臣奏舉差遣並送樞密
院施行臣僚上殿供狀不得僥求及申閤門狀並寢罷
命官及軍員職員每遇郊禮得加恩舊除遷人久例於
授官日一就加階外並係中書出給告勅欲自今請除
宗室及文武官大兩省大卿監正刺史以上如舊制其

餘文官少卿監橫行陞朝官京官並契勘該恩次數因轉官遷職合給勅告一就加恩其該封贈者止申官告院未出官京朝官分司致仕人更不加恩內外職員人吏自來遇赦加恩帶銀青光祿大夫階及檢校官憲銜並罷中書堂後官合加朝散大夫主事及沿堂五院行首合加游擊將軍錄事以下應在京吏人及司天監丞鐘鼓院節級翰林待詔醫官等合加將仕郎並於授逐色差遣勅內帶行內不係勅補者候遇赦加階一次及

自來職名遇赦當轉上佐及勒留同正等官依舊外其餘加勲及檢校兼官並更不加階勲及檢校兼官其上佐勒留及同正將軍更不帶階應祠祭分獻官例止令審官東院一面差官應祝文及功德疏佛文齋文之類分差有文學官撰定付所司編錄遇祠祭檢用京朝官等尋醫侍養依致仕條止令逐州軍勘會無規避具保明放離任訖申所屬通判以上差遣聽旨非省副知雜以上官罷舉官自代並從之

癸卯命同知諫院鄧綰同詳定編勅初差直舍人院李
壽朋辭以兼職多故改命綰西京左藏庫副使權廩

延鈴轄种諤復為皇城副使作坊副使知環州种諤兼

閤門通事舍人從宣撫使韓絳請也

此下或便可載諤謀取橫山事十月

初六日御劄令諤赴闕云已差諤充廩延鈴轄管勾蕃部公事十二月二十一日依韓絳所請止諤赴闕諤本傳云上既以綰州為綰德城會侯可言水利得對上問綰州事可曰种諤奉密旨取綰州而罪之今後何以使人上亦悔未滿歲復西京左藏庫副使商州都監以嫡母喪辭不行涇原秦鳳帥交薦之一歲三奪喪卒不起韓絳宣撫陝西詔諤與計事除廩延都監知青澗城遷皇城副使本路鈴轄要見與韓絳計事時月諤墓誌云

命綏州為綏德城數月除西京左藏副使商州都監丁母憂不拜三年改秦州都監涇原帥舉本路鈐轄秦鳳帥舉本路都監命三下奪其喪諤辭益堅乃許終制按三年字當作二年范純仁行狀云諤除秦州都監純仁言其不便王安石日錄二年五月八日云种諤今在慶州种諤墓誌諤先知環州神宗即位改北作坊使尋兼閤門通事舍人二年召對今久任就除兼本路鈐轄其為通事與實錄先後不同當考

詔諸路

提點刑獄司選官與當職官看詳編管人元犯刑名委是州郡法外編管即放逐便內情理重害者聽旨其已經詳定編配罪人所奏請朝廷指揮量移者亦準此

草澤王存上書言涇原路機密利害召試武藝授以下

班殿侍三班差使宣撫司指使 宣撫司言近廢陝西路湖城縣為鎮緣人戶繁多處若止令使臣等管勾恐不曉民事乞勘會更有似此鎮分並依京東路條例委監司舉親民京朝官管勾許斷城內杖以下公事從之仍令諸路勘會合差京朝官監鎮處以聞

甲辰判延州郭達言西人寇大順城都監燕達等引兵出界捕斬有功第其功為三等詔優等遷一資仍減磨勘漢官二年蕃官五年第一等蕃官至長行各遷一資

仍並與支賜其勇敢効用人等各賜絹候再立功酬賞
第二等減磨勘漢官使臣三年已係七年磨勘者減四
年蕃官殿侍十年第三等減磨勘漢官二年蕃官五年
蕃官諸司使加賜銀絹又一等蕃部至諸軍長行二十
七人各遷一資仍更與支賜捉生都軍主增俸錢勇敢
効用人各賜絹並候再立功酬賞本路都監第一等遷
使額五資第二等減磨勘三年又言蕃官十一人隨都
監田守度邀賊歸路十九人隨鈐轄李顯與西賊戰皆

有功詔並優與支賜候更立功取旨各遷一資 編修

中書條例曾布等言奉詔定中書吏保引補試賞罰事

中書守當官闕舊差兩省官考試近歲不用試法而堂

後官以恩陳乞保引以故濫進者衆今定堂後官一經

南郊主事再錄事主書守當官三聽引親屬一人為私

名習學二年聽就試三試不中勒出守闕守當官闕舊

雖有試法而但取筆札人材今既習以公事則當以所

習公事試之各籍其功過有功者隨輕重陞名降亦如

之功過聽相折除主事以上至提點五房公事皆取其
能不以次補提點五房三年罷堂除知州軍堂後官堂
除通判十年亦除知州軍其餘名以次第永為定制凡
三十九條舊條例悉罷上批依所定於是中書守當官
時忱等坐陳新定條不當乞出外官忱為首勒停餘第

降資

舊紀書立中書吏試
補及功過陞降法

乙巳詔罷在京四糶米場候米價稍貴奏聽旨

丙午司門員外郎蔡河撥發賈青提點京西路刑獄侍

御史知雜事謝景溫御史薛昌朝林旦皆論青年少行穢士流所不齒不可用為監司不聽青昌朝子也 詔

陝府江寧鄆青齊杭越蘇婺宿壽宣歙虔洪吉潭廣福建等州錄事參軍係繁難處今後並差職官知縣及奏舉縣令人其本處俸錢數多資序不該請者並支鈔十五千 又詔見任倉界官除朝廷擢用外不許諸處奏舉差遣 提舉河北常平司言大名府等州軍今秋薄熟乞依舊法作兩料青苗錢及許災傷州軍豫支從之

仍令諸路散青苗錢料次自今提舉官專體量相度指揮編修中書條例所言開封府近許四廂各置官一員而逐廂決事不多欲止令京朝官兩員分領兩廂決斷仍盡留舊四廂使臣以備其餘差使從之

丁未客星出婁

新舊紀因實錄並書此天文志云客星出天囷星中主倉庫憂火災

戊申禮賓使知寧州蕭注復西上閤門使為太原府代州鈐轄先是夏人十餘萬寇邊李信劉甫敗於瓠子嶺進圍荔原堡連城皆堅壁注夜啓關宴飲如平時人恃

以無恐注復為書抵李復圭言寇必不深入姑堅壁俟其欲去而後擊之復圭不聽遣郭慶等以兵數千通大順城全師覆沒於是召注赴闕命注代王慶民管勾麟府路軍馬

此據本傳實錄但云復官為并代鈐轄不云管勾麟府軍馬明年正月十六日因王慶民

依舊任乃見之今并附此

樞密使文彥博言臣聞刑平國用中典

自唐末周五代亂離刑用重典以救一時故法律之外輕罪或加至於重徒流或加至於死權宜行之以定國亂可也然非律之本意不可以為平世常法國家承平

百年當用中典然因循用法猶有用於舊律者若偽造官文書即律止於流二千里今斷從絞又其甚者因近年臣僚一時起請凡偽造印記再犯皆不至死者亦從絞刑是不應死而死也若以其累犯責其不悛即持杖強盜贓滿五匹者死若止四匹雖五七犯不至於絞況持杖強盜本法重於造印今之用法甚異律文陛下仁覆萬邦惟刑是恤方詔法官講議刑典欲乞檢詳自五代以來於本朝見用刑名重於舊律如偽造印之比者

以勅律參詳裁用其當詔送編勅所 詔來年合賜夏
國銀絹令宣撫司相度分與四路安撫司闕用處封樁
以宣撫司言將來有西人投歸者合備賑濟犒設錢物
乞令轉運司支錢十萬緡赴秦州封樁故也

已酉閔孫晞韓廉騎射授晞披帶班殿侍廉下班殿侍

並秦鳳路指使

孫晞韓廉何處人及因何閔騎射授官新舊實錄皆如此當考

詔陝

西轉運司以西川四路物帛內變轉見錢二十萬緡充
制置解鹽司鈔場本錢三司言元年成都府路有剩錢

七十四萬緡絹十九萬匹紬五萬匹布十三萬匹絲六萬兩綿四十六萬兩銀四千九百兩詔轉運使選官與成都府轉運司剗刷年計外見在錢市物帛并餘物盡數發至陝西轉運司變轉充西鹽鈔場本錢外封樁以備邊費先是王安石白上移巴蜀物就與陝西封樁非獨省蜀人輸送且可以免自京師支撥之費故有是詔

二年十一月五日撥十萬貫今增為二十萬貫四年正月二十四日罷買鈔

詔開封府中

牟縣馬棚十七所可募比近人戶三兩名看管許於牧

地耕種上等田三兩頃免納租課歲令栽榆柳以備棚材第四等以下免本等差役自今更不以稅戶充棚子庚戌詔陞朝官除南郊赦封贈父母外不得以加恩轉官服色之類回授及封贈有服無服等親其前後體例並罷之 樞密院言諸路本城諸軍有人數至少不成指揮處每遇差使全然畸零乞委轉運司取索諸州軍見管數除教閱本城及壯城作院遞鋪牢城等難合併外欲將諸指揮畸零人數併合成四百人以上仍令帶

舊請其軍員據合用數外餘差補別州軍見闕從之

二年

十月十二日初下京東路今乃過諸路朱本削去二年十月十二日事但存此非也今兩存之十二月十六日

考當

辛亥權發遣三司使李肅之權三司使肅之未至上屢趣之至未久復有是命詔給納常平錢穀官司公人受贓雖已降依斂掠乞取差點人夫錢物條約慮未知懼自今杖罪編管鄰州徒以上刺配本州牢城許入告杖罪賞錢五十千徒罪百千上批近以河外城寨守

具廢弛雖已第責當職官吏乃聞前後不但城寨使臣
因循縱有勤於職事者亦多為監司沮止所乞兵匠物
料不即應副雖欲自竭勢不可得今既懲勵因循俾人
必盡其力宜開自達之禁以防壅塞可議立法遂詔陝
西河東經畧轉運司如城寨官吏申乞兵匠物料及戰
守備豫事速相度應副即累申無報許本處直以聞
壬子監在京鑄鎬務鄧潤甫編修中書條例潤甫建昌
人也 著作佐郎編修中書條例張琥為集賢校理

癸丑樞密院言鄆州簡中兵內有朱信等三人本係親從官欲令京東轉運司勘會非慶厯八年殿內作過配到即依宣命簡選上批配填龍猛龍騎蓋是在京禁旅於理不便今止選於極邊効用雖慶厯八年犯事註誤之人亦不妨可令一例簡選 詔定內外官避親法戶部侍郎致仕彭思永卒

乙卯詔判延州郭逵赴闕韓絳用种諤謀將以兵取橫山逵曰諤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之過矣他日敗國事

必此人也絳與逵議出兵逵力言其不可使幕府與逵
論難逵曰此舉不惟無功恐別生他變貽朝廷憂絳怒
奏逵沮軍事故有是命 命陝西宣撫使韓絳為陝西
河東路宣撫使判官呂大防為陝西河東路宣撫判官
絳時治兵鄜延欲通道河東故有是命 參知政事王
安石等言據梓州路轉運司奏本路多以小小官物為
名起發綱運枉破衙前重難分數如戎州近年起發牛
筋角三綱載送官員至荆南共載牛筋四十有五斤角

九十對差兵稍五十有五人借過紬絹布一百餘匹綿
三百餘兩大錢二十四貫有奇糧米一百四十八碩有
奇瀘州發牛筋角八綱所載物及借請錢糧等其數多
少大畧與戎州相去無幾而又所差兵士借請錢糧綿
絹動經一年以上或一年半不還緣路請過錢糧尚不
在此數所差衙前押牛皮綱又最為第一等重難今來
已將昌普等七州軍所納筋角綱止附搭成都府下水
綱船至荆南及梓遂等七州軍貯以機籠差遞鋪兵擔

至鳳州交割更不別差船綱見今亦無積壓未發數目
及團併陸路綱會共減一百三十六綱并減定本路諸
州軍監遠近接送知州通判簽判衙前及減罷押綱隨
送得替官員衙前共二百八十三人及省諸州軍監縣
差役公人共五百一人兼點檢梓州等處自來公使厨
庫衙前陪費錢物最為侵刻內遂州每年綱運重難三
千一百餘分公使厨庫乃占二千七百分梓州有在州
酒場兩鹽井第一等優輕皆以理折勾當公使厨庫重

難分數而差以次場務充管勾綱運及果榮戎瀘等州衙前苦於公厨之類陪費若不更改即今後投名衙前各不願充役乞行裁減及差官重定諸州衙規事檢會近累詔諸路監司提舉官相度差役利害各未見條上其前項事並是久來於公私為害而監司或以因循背公養譽為事不肯悉心營職除去宿弊今梓州路轉運司獨能上體陛下憂恤百姓之意率先諸路奉承詔旨講求上件利害公忠之實宜被旌賞乞特加獎諭其所

減衙前及綱運并差官重定衙規事仍乞依所奏施行
所有公使厨庫陪備冗費合行裁節約束事件并據本
司狀稱見不住催促諸州軍相度農田水利差役條件
如綱運及州縣役人更有可以團併裁減兼省併鄉邑
合行減放役人別具聞奏並乞下本路速相度畫一條
上內減省州縣役人更下本司相度保明經久有無妨
闕其減省役人團併綱運及裁減公使厨庫非理陪費
仍下諸路並依此及詳朝廷累降指揮速具合裁定事

件聞奏於是詔曰夫天下之役常困吾民至使罹饑寒而不能以自存豈朕為父母之意哉吾詔書數下欲寬其役而事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察民未深也今梓州路獨能興民之利而去其害欲加之賞朕何愛焉觀執政之用心於朕豈有異乎其轉運使韓琦等已降勅書獎諭仍賜帛二百餘並依所奏施行琦汲人也元祐二年有傳新舊紀並載此詔知開封府韓維奏曰府衙前減重難計錢十八萬一千餘緡昔出於民今悉得省人以為便復下詔獎之韓維事在九月乙丑

知定州滕甫言臣竊謂中國之

兵與外國之兵常患多寡之不敵其故無他蓋中國兵有定數至於平民則素不使之知戰外國之俗人人能鬪擊無復兵民之別有事則舉國皆來此所以取勝多也今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等戶習慣便利與敵人無異乞下本道州縣令募諸色公人及城郭鄉村百姓有武勇願學弓箭者為社每年春長吏就其射處勸誘閱試之緩急雖不可調發亦足以為捍禦從之 翰林學士承旨王珪言臣近聞經制交

趾事宜臣頃於廣西轉運使杜杞得所奏交趾事其言自盜據以來世次與夫山川道路兵民之類為最詳其末又言存取之計頗可采如聞樞密院文字比多散失輒用錄進以備聖覽

珪集自注云熙寧三年冬是年十二月丁卯珪知參政

既而

上以珪所進文字付參知政事王安石安石言伏奉手詔賜示王珪所進文字且論及交趾事竊承聖志以豐財靖民為事此生民之福也然萬里之外計議於初不容不審溫杲等以欽廉等州為憂是也至欲戒敕邊臣

撫慰交趾即恐不須如此既傷陛下之信或更致交趾之疑蓋朝廷未嘗有此而今有此則彼安能不思其所以然乎昔者秦有故厚遺義渠戎王更為義渠所覺反見侵伐臣恐用果之策即萬一交趾更覺而自備且或為難於邊則是秦與義渠之事也其餘所建明數事并易潘夙陶弼候開假取旨臣聞先王智足以審是非於前勇足以斷利害於後仁足以宥善義足以誅姦闕廷之內莫敢違上犯令以肆其邪心則蠻夷可以不誅而

自服即有所誅則何憂而不克哉中世以來人君之舉事也初常果敢而不畏其難後常為妨功害能之臣所共沮壞至於無成而終不寤忠計者更得罪正論者更見疑故大姦敢結私黨託公議以沮事大忠知事之有敗而難於自竭如此則雖唱而孰敢和雖行而孰敢從彼姦人取悅於內而誕謾於外愚人冒利徼幸於前而不圖患之在後又皆不足任此如此而以舉事則事未發而智者前知其無成矣蓋天下之憂不在於疆場而

在於朝廷不在於朝廷而在於人君方寸之地故先王
詳於論道而畧於議事急於養心而緩於治人臣愚不
足以計事然竊恐今日之天下尚宜取法於先王而以
中世人君為戒也臣於衆人中最蒙陛下眷遇宜先衆
人敢及於此伏惟陛下省察則天下幸甚

三年二月十八日清明十

一月二日冬至安石云候假開取旨必冬至也安石奏
乃陸佃所紀者不得其時今因王珪劄子附十一月按
溫果四年三月乃以醫學除職官廣西經幹蓋果先在
廣西嘗入蠻殺賊故蕭注薦之則三年冬有所論列朝
廷徐命以官亦理勢當然也又潘夙以元年十一月知
桂州四年三月徙河北漕安石此奏欲易夙則三年冬

夙必在桂州故四年正月即以蕭注代夙又陶弼以嘉祐六年閏八月知容州治平三年自欽州改邕州在邕州五年改鼎州又改辰州當三年冬弼亦必在邕州故安石奏欲易弼弼尋改鼎州及辰州九年二月乃復知邕州

是月廢憲州以靜樂縣隸嵐州

新紀附年末十一年復置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十八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三年十二月丁巳朔管勾兩浙路常平等事著作

佐郎王醇令審官東院就移合入差遣以殿中丞審官

西院主簿張靚代之醇在任不推行新法故也

六月二十八日

張靚趙子雲並為主簿從韓鎮所舉四年四月十八日
癸酉醇及林英張峴皆衝替當移此附彼

會要云以

英等在仕不推行
新法與實錄稍異

詔金道柳潭衡邵永州桂陽監有

溪峒蠻獠處縣主簿尉及逐州監銀銅鉛錫坑冶官令
轉運司依川廣七路法就差

戊午詔三司歲給濮王宮公用錢五千緡先是詔濮王
宮兄弟量剋俸錢奉濮王四仲月祭饗至是宗樸言近
制不許剋宗室俸錢故以公錢給之 詔宣撫使韓絳

不須親至河東上移文往來其非招撫部族開拓疆土
勾抽兵馬取索錢糧事更不關預 上批邊事方起河

東嵐石隰麟府州最是緩急應援陝西之地近歲虛屯
軍馬頗聞糧草闕乏今三司出錢三十二萬緡或紬絹
與轉運司市糴遂下麟府豐石隰五州募人入中上批
豐州之北僻遠孤絕城小不可多聚軍馬緩急移餉城
堡路亦險艱必自少人入中可令更於定遠客戶伏落
津寨計置

已未內出開封府界及諸路兵更戍之法府界元係河
北京東西淮南所差畸零守把兵士京東路元係府界

京西所差屯泊兵士京西路元係府界淮南河北京東
所差兵士河北路元係京西及府界京東所差兵士河
東路元係京東所差兵士陝西路元係京東西河北河
東府界所差兵士已上並係畸零屯泊者盡撥還本處
其府界京東西以諸路抽回就糧兵填役內京東仍分
番盡如武衛隸屬河北四路屯戍京西仍以近西州軍
分番往陝西近南往湖北及夔州路屯戍其下番者各
於本路守把河北以京東上番全指揮兵河東以陝西

抽回就糧兵陝西以京西上番全指揮兵填後其河東
仍以河北西路所差戍兵立定人數令更互於河北中
路及大名府路差撥所有河北三路差撥上件人州軍
却以京東上番兵充役益梓利夔路見屯泊諸路畸零
兵士並候年滿撥還自今更不差撥其益利梓路止於
在京及府界互差夔州路止於湖北京西抽挪如湖北
闕兵却以京西戍兵充數以上並直隸諸路更不每次
降宣先是上批諸路戍兵多是畸零不成隊伍致不整

以為便故立是法

更戌法墨本太簡今從朱本呂公弼傳云公弼議更東南教閱兵以戌二

廣稍減北軍之踰嶺者當考然公弼七月壬辰已罷樞密使

新紀書詔立諸路更戌法舊以它路兵互屯者

還之舊紀書詔戌兵畸零無隊伍因乖紀律道路往來

公私不便立更戌法兵志第五卷三年詔諸路戌兵

畸零不成部伍致乖紀律或互遣郡兵更相往來道路

艱梗宜悉罷之易以上番全軍或就糧兵為戌當遣者

並隸總管司

以詔令從事 詔閤門今後樞密都承旨遇崇政殿坐

日令於上殿班後約人奏事

庚申封皇第二女為寶慶公主 侍御史知雜事謝景

溫言知青州鄭獬卧病乞別選近臣代之詔知杭州資政殿學士趙抃知青州仍令京東轉運司體量獬疾狀以聞抃至青州時京東旱蝗蝗將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青州無害

青州無害此據本傳體量獬疾究竟如何

開封府判官祠

部郎中趙瞻知鄧州瞻因出使得奏事上問曰卿爲監司久乃當知青苗法便也瞻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培民財誠便今陛下欲爲長久計愛百姓誠不便王安石陰使其黨俞充誘瞻曰當以知雜御史奉

待瞻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瞻時出使未還也

瞻除鄧州墓誌

及本傳並不書但載瞻不得留京師出為陝西轉運副使方此時瞻方使北度其將還故有此除瞻使歸亦不赴鄧州仍以開封判官除陝西漕乃明年三月十四日也

供奉官田紹迪等言押

甲赴河中府永興軍乞增差使臣上批陝西遞鋪見般

銀銅絹及弓弩豈可重增此後遂詔陝西都轉運司簡

永興軍及近裏州軍甲輦送逐路更不自京起發 詔

高陽關路上關駐泊軍馬虛食緣邊糧草緩急勾抽地

理不遠恐不必駐於上關令安撫使詳度以聞

究竟如何

陝西宣撫使韓絳言延州百姓馬志誠造作妖言謀為
不順語連將官禁勘多日取到案款委轉運使孫坦躬
親錄問別無齟異已詳酌逐人情罪等第斷遣及與免
所斷之人親屬緣坐去訖從之

此據中書時政記三年十二月四日庚申事馬

志誠再見四年三月十九日甲辰司馬光日記云折繼
世以綏州功除左驛使果州團練使賞賜無算去歲
病風以御藥使醫傳守視繼世迎妖人馬志誠欲奉之
發兵據青澗城指揮使拓跋忠諫使止之首下獄案驗
久不決子華至延州斬志誠等
二十餘人以繼世有功不問

辛酉右諫議大夫知鄧州呂誨提舉嵩山崇福宮先是

九月上欲移誨知河南命未下而寢誨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於是以疾求閒故有是命

壬戌給空名敕百告五十付陝西宣撫司其告令呂大防臨時撰詞開封府界提點司言差官視諸縣官職田頃畝肥瘠立租課不得臨時制定遇災傷依稅減放從之

甲子知制誥楊繪為翰林學士梓州路轉運判官李竦言奉詔令具財用利害伏見江淮荆楚之地民業窳

薄率以水田為生地多瀕江帶山高下不等雖有耕耘之勞而罕勤隄防之利雨暘稍愆常度必罹暵潦之災雖有編敕興復水利指揮而郡縣少能用心詢采臣前任知舒州太湖縣日訪聞諸鄉民田有邊臨溪江者頻歲力耕疾種不潦則旱體問得皆有古來隄堰淤洩水勢或因積年大水決潰因循不復修葺臣因乘其農隙勸募傍近地主備工料興築民俗始未堅信粗亦勉從凡築成隄岸數處次年積雨溪江暴泛賴新堤障遂免

漫溺自昔不植之地一旦遂為膏壤由是令復加增葺衆始悅隨尋屬臣去約太湖所修十未一二以天下計之遺利固亦多矣欲乞特詔郡縣委長吏令佐訪求境內有古來陂堰積年毀壞荒廢者并諸色人具利害興修次第指陳官司預行計置俾因歲豐農暇據占植地利人戶以頃畝多少為率勸誘備工料興修或量破廣惠倉斛斗以充口食不得以威刑驅逼并專行覺察公人耆保等接便騷擾俟興築畢工本州申提刑轉運司

委官檢視及候秋成的免水旱之患其勸督之官乞依
編敕量功利大小特行酬獎元指陳修築人亦與免本
戶一次色役或戶例不該差役之人即量給小可酒稅
場務充賞所貴地利不遺民食充衍詔淮南提舉常平
廣惠倉司相度施行

此據會要三年十二月八日事今
附本月日淮南倉司相度後當考

大理寺丞勾當開封府界常平等事趙子幾為太子
中舍權發遣同提點諸縣鎮公事其見任武臣別與差
遣先是詔罷諸路武臣提點刑獄以文臣代之而府界

同提點舊亦兼用武臣故并易之

趙子幾已見

降知壽州

太常丞鞠真卿為太子中允坐前任江西轉運使抑勒

百姓以苗米折納錢該去官勿論特責之

去年十二月乙亥責壽州

今又責

御史薛昌朝言成都府路自監司以下飲宴過

多無復忌憚詔提點刑獄薛縝李元瑜審體量以聞

范純

仁謝景溫初忤執政事迹當就此附見

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言近除

喬叙湖南路轉運判官聞叙知濮州雷澤縣贓污狼籍

一歲之間斂鄉民之絲萬兩不知所歸詔京東同提點

刑獄孔宗翰知濮州鄭燾密體量以聞其後下曹州制
勘叙除買絲無罪外但坐嘗賣馬於所監臨有剽利賊
杖八十特勒停 右諫議大夫李徽之提舉鴻慶宮徽
之在病告四年至是乞赴朝參而有是命

四年五月十
二日上云徽

之多 詔開封府收京城內外貧寒老疾孤幼無依乞
大言

丐者分送四福田院額內人日給錢候春暖申中書罷

舊紀詔收貧民老幼無依者
月給錢至春暮止新紀不書

乙丑駙馬都尉成州團練使王師約同管勾三班院國

朝主壻未有委以事者上始用師約管勾三班後果稱

其職云

此據徽宗錄王師約傳國朝不委主壻以事當考

中書言司農寺定

畿縣保甲條制凡十家為一保選主户有材幹心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主户最有心力及物產最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仍選主户有行止材勇為衆所伏者二人為都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為之謂之保丁但推以上皆充單丁老幼疾患女户等並令就近附保兩丁以上更有餘人

身力少壯者亦令附保內材勇為衆所伏及物產最高者充逐保保丁除禁兵器外其餘弓箭等許從便自置習學武藝每十大保逐夜輪差五人於保分內往來巡警遇有賊盜晝時聲鼓報大保長以下同保人戶即時救應追捕如賊入別保遞相擊鼓應接襲逐每獲賊除編救賞格外如告獲竊盜徒以上每名賞錢三千杖以上一千同保內有犯彊竊盜殺人謀殺放火彊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論如五保律其餘事不

干已除勅律許人陳告外皆毋得論告知情不知情並
與免罪其編敕內鄰保合坐者並依舊條及居停彊盜
三人以上經三日同保內鄰人雖不知情亦科不覺察
之罪保內如有人戶逃移死絕並令申縣如同保不及
五戶聽併入別保其有外來人戶入保居止者亦申縣
收入保甲本保內戶數足且令附保候及十戶即別為
一保若本保內有外來行止不明之人並須覺察收捕
送官逐保各置牌拘管人戶及保丁姓名如有申報本

縣文字並令保長輪差保丁齎送仍乞選官行於開封
祥符兩縣團成保甲候成次緒以漸及他縣從之先是
同管勾開封府界常平等事趙子幾言昨任開封府曹
官往來畿縣鄉村察問民間疾苦皆以近歲以來寇盜
充斥劫掠公行雖有地分耆壯鄰里大率勢力怯弱與
賊不敵縱能告捕赴官其餘徒黨輒行讎報極肆慘毒
不可勝言詰其所以稔盜之由皆言自來鄉戶各以遠
近團為保甲務覺察姦偽止絕寇盜歲月寢久此法廢

弛無初置保甲所在苟簡別無經久約束是致凶惡亡
命容於其間聚徒乘間公為民患今欲因舊保甲重行
櫟括逐縣見戶口都數除疾病老幼單丁女戶別無附
保係籍外其餘主客戶兩丁以上自近及遠結為大小
諸保各立首領使相部轄如此則富者逸居而不虞寇
劫恃貧者相保以為存貧者土著而有所周給恃富者
相保以為生使貧富交相親以樂業者謂無如使之相
保之法也所有置保及捕賊賞格保內巡邏更相約束

次第條例願陛下赦臣狂愚假以詰盜之權使因職事
遍行畿縣得奏差選人一兩員及得選委主簿尉與當
職官吏參校舊籍置法於編戶之民不獨生聚寧居使
桴鼓不鳴若遂行之綿以歲時不為常情狃習所廢規
模施設推及天下將為萬世常安之術乃下司農寺詳

定至是增損行之

二年九月十二日十月五日十二月
十三日三年三月十七日四年三月

九日朱本於此下云上始欲更立法度即毅然以措置
民兵為急務然甚重其事其與執政反覆相論難義勇
弓社民兵等事者數矣至是始集其意更創保甲法命
行之既而保甲之法備故義勇等條約亦卒會歸於一

馬新本並削去今從新本朱本又取日錄七八項事摠載於此今並擬出名附見本日新舊紀於乙丑並書立保甲法

它日上謂王安石曰用募兵與民兵亦無異若後之過苦則亦變矣安石曰後之過苦則變誠然募兵多浮浪不顧死亡之人則其喜禍亂非良農之比然臣已嘗論奏募兵不可全無周官國之勇力之士屬於司右有事則可使為選鋒又令壯士有所羈屬亦所以弭難也上論變義勇為民兵當先悅利其豪傑則衆可毆而聽因言漢高祖封趙子弟事安石曰何獨漢高祖先王

為天下亦然蓋周得天下之父二人則天下從之矣有天下之父有一國之父有一鄉之父能得一鄉之父則足以收一鄉能得一國之父則足以收一國能得天下之父則足以收天下上曰民兵雖善止是妨農事如何安石曰先王以農為兵因鄉遂寓軍旅方其在田什伍已定須有事乃發之以戰守其妨農之時少今邊陲農人則無什伍不知戰守之法又別募民為戍兵盡邊人耕織不足以給衣糧乃至官司轉輸勞費尚患不足遇

有警急則募兵反不足以應敵無事則百姓耕種不足
以給之豈得為良法也上曰止是民兵未可恃以戰守
奈何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可以戰守臣以謂募
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如何爾將帥非難求但人
主能察見羣臣情偽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為用而不
患無將帥有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為用矣朱本以此事繫之行保甲
後日錄檢未見今且從朱本緣日錄印本及厲本並自三年十月至四年正月揔闕四箇月事也當博求之後
檢秘書省國史院本亦只如此 中書言開封府優輕場務令府界提

點及差役司同共出榜召人承買仍限兩月內許諸色人實封投狀委本司收接封掌候限滿當官開拆取着價最高人給與仍先次於榜內曉示百姓知委從之據此

瀘州編錄冊熙寧五年二月十三日刑部帖三年十二月九日中書劄子指揮今附本月日實封投買坊場實錄未見的月日須別考詳三年十一月七日四年二月一日三月十四日並合參考遍賣天下酒務則在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詔河北糴便司置勾當官一員令提舉官保舉權知開封府韓維言本府衙司投名及鄉戶衙前等人數差遣不均良民頗受其害盖由條例繁雜猾吏

緣以舞弄今相度減罷本府鄉戶衙前八百三十五人
摠減重難十八萬一千餘緡其諸處勾當或召稅戶及
諸色人或就差見充押錄或叛差三司軍將或更不差
人從之事既行時以為便乃降詔獎諭

鄧綰傳云免衙前八百三十餘

人歸農即此事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注可考

丁卯吏部侍郎參知政事韓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館
大學士遣使即軍中拜之賜以手札曰卿其益勵忠誠
以副朕素望所有制命宜即欽承又賜以手札曰雖卿

少懷忠義有志功名比遣卿西路者朕意實有望於卿
必可成就疆事卿其深體眷注勿替初終也 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王安石為禮部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
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
王珪守本官參知政事前一日使者數輩召珪至左掖
門已闔赴右掖門久之傳旨啟闕乃得入上御小殿諭
以相韓絳王安石因出御批示珪曰已除卿參知政事
矣林希野史云王珪參知政事謝景溫曰珪徒有浮文
執政豈所宜邪上曰珪久次姑容之中書三員韓絳

奉使遇齋祠告遂無可押班且當用珪薛昌朝曰執政
繫天下輕重豈但充位押班者陛下待執政意何薄也
上曰兩制中誰可易珪者昌朝曰臣位賤職卑豈敢預
此以臣觀之司馬光豈不賢於珪上曰吾非不知光
待朕薄豈肯為朕用乎昌朝曰陛下何以言之上曰仁
宗末年琦弼用事光是時處諫諍侍從未嘗有所避朕
用為樞副而不肯受豈非薄我乎昌朝曰人孰不欲富
貴今希旨為利微俸名位者徧天下光獨勸陛下崇義
而絀利非獨言之而又懇辭大用冀以感悟聖心孟子
與齊王言仁義而不及利齊人莫如孟子愛王臣謂羣
臣愛陛下未有如光者按景溫昌朝
云云不知何時今附注此須別考詳

陝西河東宣撫

判官度支員外郎直舍人院呂大防知制誥 集賢校

理同知諫院鄧綰代李壽朋兼直舍人院壽朋直舍人

院未久以文字非工故罷 賜布衣陳知彥進士出身

試銜知縣王輔同進士出身試銜大郡判司大縣簿尉

知彥以樞密副使吳充翰林學士承旨王珪薦其辭學

輔以太原府敦遣赴闕並試於舍人院中等也

日錄四年七月

八日九日
有知彥事

宣撫司言鄜州崇儀副使孟德基自陳前

知鎮戎軍嘗召募彊人及欲展北邊壕外五里以來古

城其說皆可採用已差德基權知鎮戎軍替楊文廣文

廣權知鄜州乞優遷德基使額正除文廣德基上件差

遣從之仍遷德基供備庫使

戊辰詔大名府路州軍災傷縣分衙前公人百姓等欠
負官物如本戶放稅及五分以上實貧闕者權住催理
候夏稅豐熟送納 三班院言殿直雷珣乞試六韜孫
吳兵書義十道仍試騎射中選詔免珣使權邊寨監押
巡檢代還依武舉人例差注三班使臣乞試兵書自珣
始也 舊紀書初聽三班使臣試兵書新紀削去 改南北作坊為東西作坊
其使副名額亦然軍頭司言備軍元額千九百六十人

今闕千一百九十八人詔以千人為額如闕白直以步軍司判員代之

已巳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無考校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課績置荆湖南北江南東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官各一員編修中書條例所言內外職員人吏遇大禮加恩並加勲階檢校官憲銜及軍員諸班殿直殿侍自來加恩或加功臣食邑蓋襲唐末敝法紊亂名分並乞寢罷其將校帶遥郡以上係中書給勅告者即因遷

官改職任就與加恩從之仍詔將校未經加恩者遇大

禮與加

十一月乙未條例
所初建請今行之

詔京東路提點刑獄提舉

常平官分詣災傷州軍體量昨檢校放稅賦有未盡分

數致人戶艱於輸納處令據見欠數並倚閣 是日三十

日已巳此
據御集

知太原府呂公弼言種諤申乞下鄜府軍馬

司發兵與諤會銀夏州收接歸順蕃族望朝廷明降指

揮詔公弼一聽宣撫司處分樞密使文彥博等又奏欲

令公弼如諤所請速差麟府軍馬司元定得力將官領

兵會諤仍多募鄉導遠設斥堠無致墮賊姦計詔依此
與約束

庚午宣撫司言延慶環三州義勇節級已上係第三等
戶有田瘠薄無力買馬者並乞官給馬一匹若死即令
自備償從之 權成都府路轉運使兵部員外郎直集
賢院范純仁為陝西河東宣撫判官韓絳引純仁自助
樞密院得旨差至中書寢不行王安石惡純仁不附已
也 涇原路經略司言夏人夜引輕騎過邊壕抄掠鎮

戎軍三川寨獨冢堡弓箭手巡檢趙普伏兵壕外邀其歸擊之獲馬十二匹而還上批觀其應敵頗有智數可

遷普一資

舊紀夏人寇鎮戎軍巡檢趙普敗之新紀不書

右諫議大夫宋敏

求為史館修撰敏求既罷知制誥以本官奉朝請逾七

月乃有是命

四月壬午二十二日敏求罷知誥四年九月加集學

錄故宰相盧

多遜孫戒為試將作監主簿

壬申右諫議大夫宋敏求等言淳化二年詔正月一日

御殿皇帝更衣再坐執圭俟太尉進酒差官受圭第四

蓋畢進圭其後有司失於奏請再坐上壽遂不執圭今
欲如舊儀正至御殿朝臣自太子中舍洗馬以上及攝
南班官皆得赴坐賜酒惟宗室大將軍以上至率府副
率不與坐亦無侍立明文當賜酒時徘徊階陛班列不
肅緣是日宗室正任以上亦皆赴坐今欲令將軍以上
赴坐率府副率以上隨班上壽訖先退並從之 廣南
西路經略司言交趾使人李繼元乞進方物今其兵丁
劫掠省地乞令先歸所掠人口乃許依例引伴進奉人

赴闕是日召樞密使文彥博等對資政殿彥博等上在京開封府界及京東等路禁軍數上亦自內出治平中兵數參照顧問久之遂詔殿前司虎翼除水軍一指揮外存六千指揮各以五百人為額總計三萬四百年在京增廣勇五指揮共二千人開封府界定六萬二千人京東五萬一千二百人兩浙四千人江東五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萬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廣南東西各千二百人川峽三路共四

千四百人為額在京其餘指揮并河東陝西京西淮南

路前已撥併其河北以人數尚多須後議

治平四年閏三月二十二

日熙寧元年十月末二年十月十二日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並合參考

癸酉詔聞福建路災傷不減放稅賦物價踊貴令發運使羅拯以巡按為名乘驛往體量

丙子韓絳言方委种諤乘機進取乞免令赴闕從之

此據

御集諤十月六日令赴闕於是絳駐延州命諤往城婁聽以便宜

招納討擊領兵二萬出無定川四路經略司皆毋得干

預諸將聽諤節制權宣撫判官趙高極言大舉非策且
曰婁孤絕亡水草糧道阻絕不早棄徒資寇耳絳不
從初絳檄河東發兵與諤會銀州有不如期令諤斬其
將然河東兵由麟州神木砦趨生界度十五日僅得至
銀州諤但與期五日河東兵洶洶以為言高指圖白絳
曰麟銀地里非五日可至且深入賊境猝遇賊柰何此
諤姦謀詭稱橫山民欲歸漢先製青巾二萬金帛稱是
以待降者其實誕謾陰藉河東兵驅迫河外石州部族

來降指為橫山之民也絳憂之欲追諤恐不稟命高謂絳宜檄諤趣領衆自銀州趨中路迎接河東兵揣諤必不敢踐生界顧自違節制其敢復斬人絳從之諤果不行而河東兵竟踰半月始會銀州

此據种諤本傳并范百禄所為趙高墓銘

高權宣判此據范百禄墓銘及高本傳皆稱詔旨然實錄并御集並無其事疑是絳辟范純仁不從朝廷暫委高也

當考 龍圖閣直學士呂居簡卒

丁丑天章閣待制李師中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代王陶也以陶知汝州 主客員外郎監宣州鹽稅蔣

之奇權福建路轉運判官之奇初責道州以表哀謝上
覽表知其有母而憐之詔移近地遂改宣州居道州才
五月也於是擢付漕事蓋使行新法云 詔宣徽使郭
遼序位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之下達被召赴闕自言故
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以入先後為序今請立
其下故從之 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言知瀛州龍圖
閣直學士張燾軍政不修燕飲無度詔監司體量以聞
燾尋以母喪去 詔廣南攝官月俸錢三千可增二千

仍支實錢先是中書請廣南攝官委轉運司二年一次

差官考試分五場每試公案五道每道刑名五七件取

合格人差攝不中者許再試故增俸以勵之

新紀書增廣南攝官

俸舊紀文繁合從新紀

又詔審官東西院三班院流內銓主簿

看詳本司條制有未便事如何裁定刪去繁複務令明

白可以經久施行其簿書如何增損具畫一條上 又

詔近指揮陝西河東諸路如有夏國投來蕃部不以多

少並令接納厚加存撫近日惟鄜延環慶屢奏投來人

戶而諸路並不知有無可詢具實封以聞 河北屯田

司言保州閉北竒水口居民張用張吉張澄鳴鼓集衆

遮止乞流配中書擬配用衛州吉懷州澄澶州編管上

批配過河與淮南

朱本以此段事小
削去新本復存之

戊寅虞部員外郎蘇澄駕部員外郎馬玘並通判河南

府時初行免役法欲省西京諸縣特選澄等委之

馬玘
十月

十八日赴宣司
備提舉義勇

太子中允李定為崇政殿說書定固

辭尋改授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公事

定固辭改授
據會要并附

此月二十二日當考明年四月二十一日乃以集校檢吏

賜西蕃董戩詔并衣帶

鞍馬先是秦鳳路言昨夏人聚兵犯環慶謀報西蕃董戩嘗乘虛深入其境殺獲甚多朝廷下其事令韓縝參驗既而上批蔡挺所奏董戩事與縝探報頗同可賜詔獎激之仍遣使臣押賜故有是詔

已卯三司言儀鸞司闕條氊三千乞下河東製造上批前日提舉司言物料庫牛羊司所蓄氊毛舊以給宗室嫁娶昨一例折支錢今已委積數萬斤皆同糞壤三司

不以見在物料為之而遠勤民力於河東可令據見在并自今所收白羊毛擲造其褥骨之類即許用黑毛代之

庚辰命王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并勅及諸司庫務歲計條例翰林學士元絳權三司使李肅之權發遣鹽鐵副使傅堯俞權戶部副使張景憲度支副使王靖同修起居注李壽朋集賢校理陳繹並同詳定太子右贊善大夫呂嘉問光祿寺丞楊蟠崇文院校書唐垌權許

州觀察推官王覲三司推勘公事喬執中檢法官李深

勾當公事張端著作佐郎趙蘊周直孺均州軍事判官

孫亶並為刪定官覲秦州人也

孫亶周直孺趙蘊張端已見李深喬執中已見

王覲秦州人唐垌已見呂嘉問已見李壽朋已見傅堯俞已見王靖旦孫已見張景憲師德子已見

樞

密都承旨李評等上本院吏收補校試賞罰之法詔依

所定上批陝西緣邊修葺城寨所役廂軍數不少本路

廂軍近年逃亡頗多役使不足無累有重難般運糧草

之類極為疲乏可勘會諸河功役當於陝西河東京東

差者並權罷令併力以完邊備 詔京朝官合入川廣
福建如祖父母篤疾無兼侍雖年未及七十許召保官
與家便差遣

辛巳編修中書條例所言人臣非有罪惡致仕而去人
君視遇之如在位之時禮也近世致仕者並與轉官蓋
以士多昧利而少知退之人欲加優恩以示勸獎推行
已久且合依例施行至於舊例兩省正言以上官三班
使臣大使臣橫行正任等並不除為致仕官及致仕帶

職者並須落職而復優遷其官看詳別無義理但致恩
例不均如諫議大夫不可改給事中並轉工部侍郎乃
是超轉兩資又如吏部工部尚書並除太子少保乃是
超轉六資至知制誥待制官卑者除卿監緣知制誥待
制待遇非與卿監為比今他官致仕皆得遷官此獨因
致仕更見退抑以至供奉官侍禁本八品除率府副率
並同六品諸司副使承制崇班七品除將軍乃三品至
於節度使除上將軍防禦團練使刺史並除大將軍緣

諸衛名額不一至有刺史除官高於防禦使者今若令文武官帶職人致仕者並許依舊帶職止轉一官及文臣正銜武臣借職以上皆得除為致仕官即不致輕重不等以至選人令錄以上並除朝官經恩皆得封贈蔭及數世旁支例得贖罪免役又京官致仕亦止遷一官若光祿寺丞致仕有出身除祕書省著作佐郎無出身除大理寺丞而令錄職官乃除太子中允或中舍殊未為當及進納出身人例除京官至有經覃恩遷至陞朝

官者類多并無有力之家皆免州縣色役及封贈父母如京官七品除衙前外亦免餘色役尤為僥倖條例繁雜無所適從如錄事參軍或除衛尉寺丞或除大理評事或除奉禮郎恩例不同可以因緣生弊今定凡文臣京朝官以上各轉一官帶職仍舊條許不轉官乞親屬恩澤者依舊條選人依本資序轉合入京朝官進納及流外人判司簿尉除別駕在京諸司勒留官依主簿尉以上親賢勞舊合別推恩者取旨歷任有入已贓不得

乞親戚恩澤仍不遷官其致仕官除中書樞密院外並在見任官之上致仕及三年以上元非因過犯年未及七十不曾經叙封及陳乞親戚恩澤却願仕官並許進狀敘述并有人薦舉者各依元資序授官其才行為衆所知朝廷特任使不拘此法從之自此宰相以下並帶職致仕議者不以為是自此宰相以下並帶職致仕議者不以為是元祐史官之論也紹聖本已削去新本復存之今從新本元祐史官不以為是當考新紀書許致仕官仍帶職舊紀不書詔令都水監每年直牒三班審官院差使臣監淘公私

河渠更不逐年降宣

壬午遼主遣秦州觀察使蕭遵道太常少卿直乾文閣
楊規訓其母遣奉國軍節度使耶律寧起居郎知制誥
成堯錫來賀正旦

癸未宣撫使韓絳言陝西用兵之際切要準備緣邊糧
草而又鹽馬一司頗失規例鈔法益輕伏見薛向通知
關陝錢鹽移用之術乞增差充陝西都轉運使候事息
復令管勾東西財利詔以向為陝西河東路宣撫副使

中書言知制誥呂大防見為判官職在待制上恐亦當
改副使上批宰相充使自來班著降一等者惟參知政
事樞密副使及宣徽使今大防與向止是知制誥待制
可並充判官向領發運如故未至京師復詔還職京
西轉運司言許州長社等縣有牧馬草地四百餘頃先
為不堪牧放權聽人租佃今相度可收入官決邢山溪
河石限等水溉種稻田從之 以下溪州彭師晏所歸
仕義侵地為鎮溪寨仍賜知辰州文思副使張宗義勅

書獎諭及銀絹各五十以宗義招納師晏及築鎮溪寨

有勞也尋又遷左藏庫副使

宗義遷官在明年正月二十一日今并書于此九年

正月乙卯
師晏降

詔原渭州德順軍自今三年買馬三萬匹

買馬官以十分為率買及六分七釐轉一官餘三分三

釐均為三等每增一等更減磨勘一年歲給三司及成

都府梓利州三路納絹共十萬與陝西賣鹽錢相無償

馬價初三州軍買馬三年共萬七千一百匹而羣牧判

官王誨言嘉祐六年以前秦州上京券馬歲不下萬四

五千匹嘉祐七年置買馬司於原渭德順三州軍皆選良馬售以高價於是券馬法壞類多死損枉費錢帛請令原渭德順增買歲共一萬匹使臣優加酬獎及出錢帛以償馬價故有是詔 司馬光奏疏曰臣以不材誤承朝廷委用待罪長安無領一路十州兵民大柄朝辭之日伏蒙陛下面諭以凡邊防事機及朝廷得失有所聞見令一一奏聞臣受命以來且愧且懼所愧者聖知深厚責任至重所懼者知識淺短無以堪稱夙夜疚心

不敢寧居臣自入境以來見流移之民道路相望詢訪間里皆云今夏大旱禾苗枯瘁河渭以北絕無所收獨南山之下稍有所存而入秋霖雨經月不霽禾雖有穗往往無實雖有實往往無米率皆細黑一斗之粟舂簸之後不過得米三四升穀價踊貴民間累年困於科調素無蓄積不能相贍以此須至分房減口就食西京襄鄧商虢等州或傭債客作或燒炭采薪或乞匄剽竊以度朝夕當此之際國家惟宜鎮之以靜省息諸事減節

用度則租稅自輕繇役自少逋負自寬科率自止四患
既除民力自足民財自饒閭里自安流亡自還固不待
陛下憂勤於中宰相勸勞於外然後人人得其所也苟
或不然國家雖欲輕租稅寬逋負其所費之財何由可
得雖欲少繇役止科率其所營之事何由可成四患不
除雖日下恩澤之詔民猶不免於流移轉死也蓋欲止
沸者莫若絕薪欲安民者莫若省事此目前之驗非難
知也臣到官以來伏見朝廷及宣撫等司指揮分義勇

作四番欲令以次於緣邊戍守選諸軍驍銳及募間里惡少以為奇兵造乾糧鈔飯布囊刀車以備餽運悉取歲賜秉常之物散給緣邊諸路又竭內地府軍甲兵財物以助之且以永興一路言之所發人馬甲八千副錢九萬貫銀二萬三千兩銀碗六千枚其餘細瑣之物不可勝數動皆迫以軍期上下相驅急於星火官吏狼狽下民驚疑皆云國家將以來春大舉六師長驅深入以討秉常之罪臣以疎賤不得預聞廟堂之議未知茲事

為虛為實昨者親承德音以為方今邊計惟宜謹嚴守
備俟其入寇則堅壁清野使之來無所得兵疲食盡可
以坐收其敝臣退而思念聖謀高遠深得王者御外國
之道實天下之福及到關中乃見凡百處置皆為出征
調度臣不知有司在外不諭聖意以致有此張皇將陞
下默運神算不令愚賤之臣得聞其實也臣不勝惶惑
晝則忘食夜則廢寢心寒股栗竊為陛下危之夫兵者
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來國家富强將良卒

精因人主好戰不已以致危亂者多況今公私困竭將
愚卒懦乃欲驅之塞外以捕狡悍之敵其無功必矣豈
惟無功無後患甚多不可盡言也若朝廷初無出征之
意則何為坐散府庫之財疲生民之力訖無分毫之事
萬一將來敵騎入寇府庫已竭民力已困將何以禦之
臣先任御史中丞日朝廷將興綏州之後臣曾上言國
家先當舉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倉庫選將帥立軍法
練士卒精器械八事皆備然後可以征伐四外今此八

事未有一者勝於曩時而況關中飢饉十室九空為賊盜者紛紛已多縣官倉庫之積所餘無幾乃欲輕動大衆橫挑猛敵此臣之所大懼也或者又云國家未討秉常先欲試兵誅一小族若果如此猶為不可何則今者竭關中之財力大興師衆乃捨有罪之強寇誅無辜之小種勝之不武不勝為笑將無以復號令外國矣此二策者皆為不可伏望陛下深鑒安危之機消之於未萌救之於未形速下明詔撫諭關中之民以朝廷不為出

征之計其義勇更不分番於緣邊戍守亦不選募奇兵
凡諸調發為饋運之具者悉令停罷愛惜內地倉庫之
儲以備春深賑救飢窮之人如此豈惟生民之幸亦社
稷之福也臣不勝憂迫直輸赤誠惟陛下裁察

此疏不得其時

先以十月十九日面謝於崇政殿又永興謝上表云今
月十四日到任表稱今月必十一月也疏稱今夏大旱
蓋三年夏也又稱今春大舉則當是四年春矣既先稱
今夏即不當更稱今春疑今春字當作來春此疏或以
十一月末或十二月間上也

富弼言

弼所言據劄子集見于此竊

知陝西用武諸路入討至今已足數月調發輸餉不無

勞費陛下躬親萬務勤於訪逮臣所恨未能一効死力
少寬陛下西顧之憂且念靈夏數州自太宗割賜之後
幾及百年所存惟是空壘而已今所得城壁竊恐未償
所費既已克下又須守禦自此勞費卒無已時臣又有
愚慮者伏緣西夏與北敵視朝廷常為犄角之勢蓋北
敵山前後十八州每恐朝廷有復取之意慶厯初因元
昊叛仁宗不免討伐而北敵遂有嫚書興割地之隙其
書大意自謂我與西夏是舅甥之國南朝不合加兵臣

不能盡記其辭惟記一句云殊無忌器之嫌此大可見其意也臣其時兩使北廷每見元昊遣人在彼密令詢問云來借兵此皆臣始末親經目覩不是剽聞以昔校今不敢謂必無此事今北敵亦須疑朝廷既平西夏即移兵北伐必有借助西夏之謀不可不過慮及此也更或二敵相應兩下起事即國用人力如何枝梧其間軍情民心須常加防察不可使至於此極也況今天威已振王師已捷或且令退修邊備講守禦之策更俟表裏

完葺別圖後舉以為萬全之計亦為未晚伏乞陛下特

賜詳擇而審處之

四年二月五日弼已為趙濟所劾六月二十一日罷使相此劄子首云臣

自去冬十一月乞罷使相三詔不允去冬蓋指二年則此劄子必三年事但所稱王師之捷不審是何處今臆度附司馬光疏後韓絳既出使其初亦必屢以捷聞但實錄不詳耳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四十五人斷大辟三千五百

二十三人

新舊紀並書是歲河北陝西旱飢詔賑卹之交趾入貢廣源下溪州蠻內附下溪見十二

月二十七日餘各見本月日此不別書